

郭爾保的道德發展序階為成規前期（懲罰與服從，個人的工具性目的和交易）、成規期（相互性人際期望、關係及順應、社會體系與良心維持序階），成規後和原則期（權利、價值觀念）、普遍性倫理原則序階（正義、角色認取、尊重人權），自然法的觀點（宗教、聖哲）。每個人的認知都會產生矛盾困惑，經過一段掙扎的過程，達致天人合一的自然法的宗教、聖哲境界。而這一系列道德發展過程，是認為道德認知與道德行為是調和的，且形成發展的序階。<sup>43</sup>

## 七、道德認知

朱熹的格物致知，知其然經驗的層次，也必然會發生認知的失衡；所以必需存天理、去人欲，涵養用教，進學致知，其理路仿同郭爾保的道德認知矛盾。朱子的理路雖然重心置於道德實踐的去欲途徑，但也溶入了道德認知的知識取向，開闢了道德認知的知識主義理路，豐富了儒家道德心性之學履踐的多元內涵。

朱熹格物致知的終驛是要知其所以然，豁然大通，掌握宇宙人生道德的法則，作為生活實踐的南針規範。朱熹的理體中心主義，受到當代新儒家道德他律性格的批判，將導致封閉性、威權性、父權主義等流弊。理體中心主義於後現代的眼光來看，是啓蒙現代性的「大敘述」，嘗試用一套理論來解釋世界所有的一切，<sup>44</sup>忽略了差異與多元，將造成專制與霸權。但是過度的差異與多元，並認為一切的價值鬥爭

<sup>43</sup> 沈六，《道德發展與行為之研究》，台北，水牛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七年，頁二二七～二三四。

<sup>44</sup> 楊洲松，《後現代知識論與教育》，台北，師大書苑，民國八十九年，頁九六。

不過是語言的遊戲而造成價值的去中心化，最後淪為價值的崩潰與瓦解。

然而另一位當代思想大將哈伯瑪斯(Habermas)，對於後現代的差異、多元論，恐淪為價值的虛無，惶恐不已。因此，重建啓蒙的現代性大業，用理想的言說情境的溝通理性達成共識，以解決紛歧多元的後現代差異社會，他重新豎立交互主體性的價值指標。為了達成溝通理性的情境，他處心積慮的要掃除扭曲的溝通情境，滌蕩扭曲的意識型態。

居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型態，它並不是野蠻粗暴的橫加於人們。它會偽裝粉飾，以一組連貫的法則之形式出現，並為人們普遍接受，用以證明其現存權力關係的正當性，<sup>45</sup>此為意識型態扭曲變型卻佯裝正當性的過程。

因此，朱子的理體中心主義可能走向維持封建網紀的教條規律。但凡一刀皆具二刃，經過道德認知的天理良知之所以然之規律，如果配合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，不斷的澄清溝通，讓理體中心不致僵化；他卻可以成為批判扭曲意識型態的標竿利器。所以，公民科教學亦可在尋繹出最高的標準規則後，不斷的澄清最高的理體，使其對生活世界開放，並達致批判扭曲價值體系的效果。

理體中心存有，指出從「超越的理想性」轉為「內在的實存性」，再從「內在的實存性」再推而為——「客觀的法則性」，並將此客觀的法

---

<sup>45</sup> David McLellan 著，施忠蓮譯，《意識型態》，台北，桂冠出版社，民國八十年，頁一〇四。

則性上遂於「總體的根源性」，則又是另一新的進境。<sup>46</sup> 中庸代表前一理路，朱子則傾向後一理路。超越是一向上契慕的精神狀態，而虛憍慢易則是把自己異化成那神聖狀態。從超越向上轉而為虛憍慢易，這裏隱含著「道的錯置」(Misplaced Tao)的狀態，這裏所說道的錯置的重點在於人將自己錯位成「道」。<sup>47</sup> 因此，需要哈伯瑪斯的批判理性，保持道的正位，祛除獨白式的狂妄囂語；並能將縱貫的契慕，易轉為隸屬之宰制，改正為平鋪的互動，當其如其本如之溝通，<sup>48</sup> 則朱子的理體中心便能與生活世界接軌了。

---

<sup>46</sup> 林安梧，《再論儒家型的意義治療學》，載於鄭志明主編，《生命關懷與心理治療》，嘉義，南華大學宗教文化中心，民國八十九年，頁一～二。

<sup>47</sup> 同前註，頁八。

<sup>48</sup> 同前註，頁一二。